

【世相】

冬西南北

□星袁蒙沂

农村老家那边，有冬、西、南、北四种瓜。这四种瓜，本无多大联系，因谐音“东西南北”而常被提及。

我最早接触的是西瓜，在集市上见的。离老家七八里地，有个不大的集市——辛庄集。辛庄集是以所在地辛庄村命名的，集市在村子东北，大路两侧。那时的辛庄集虽然不是很大，卖东西的却不少，是西边十里八村常赶的集。小时候，村里没汽车，连摩托车都没有，有自行车的人家也不多，太远的集市一般没人去赶。

辛庄集是周边最近的集，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集。那个集上的东西，比邻村代销点的多很多。小孩盼集、盼赶集，无非是图个热闹，买点喜欢的东西，饱口福。夏天天热，蹲在集市旁的大梨树底下，吃上几块沙瓤西瓜，那种甜爽和幸福，好几天忘不掉。

南瓜不能生吃，啥时候进入生活的，没有太深的印象，应该很早，或许比西瓜更早些。老家多坡岭梯田，南瓜好养活，随便在哪个地块掩上两棵，都能长起来。南瓜比西瓜大，有长的、有圆的，有青的、有黄的。瓜秧上有细刺，像小锯齿一样，容易拉手。

北瓜又叫北瓜子，不怎么长秧，结出来的瓜多是长条状的，表皮淡白略青。这种瓜也不能生吃。其瓜蒂处有硬刺，不注意会扎手。

冬瓜也拖秧，瓜的个头大，其上有短细毛刺。冬瓜成熟晚，深秋甚至初冬才开始采摘。那时的冬瓜秧已经枯黄，但冬瓜圆滚滚的，漫不经心地躺在地上，一副啥都事不关己的样子。

在农村老家，种南瓜的最多。南瓜易栽养，除了做饭，还可以喂猪、羊。有工夫的人家，把多余的南瓜剁碎，和饲料拌在一起，放锅里蒸煮，然后喂猪。没时间时，囫圇半个丢给猪、羊，让它们自己啃。南瓜产量大，一棵瓜秧上可以结两三个、四五个瓜。绵而甜的南瓜，煮饭时放上几块，很多人爱吃。

北瓜的栽种比南瓜费事，须养在菜园中。老家那边，少见固定的菜地，种菜的少，种北瓜的更少。成熟的北瓜，擦丝后把水分挤干，用来做水饺馅，着实不错。

冬瓜炖排骨，是经典吃法。涮火锅时，把切成薄片的冬瓜放进锅中，让其吸足油脂，调和口味，十分鲜香。冬瓜煮至软烂后，既多汁又不失清淡和嚼劲，滋味丰富，是南瓜、北瓜所无法替代的。

于小孩而言，采摘和吃，好像并不是全部。栽种的乐趣，进一步饱满了童年。西瓜虽然好吃，却不是集集都赶、集集都买。吃西瓜剩下的种子，被悄悄留下来，等到春天，悄悄种到地里。等它长出秧苗，就三天两头跑去看。当西瓜开了花，结出花生米大的瓜，就更成了宝贝，怕被人摘去，还会专门找东西遮挡。实在不放心时，在结西瓜的位置就近挖个小土坑，把其放到坑里藏起来。这种事，我和小伙伴们都干过。

我不是特别喜欢吃南瓜，却经常栽。把从别处发现的小苗子挖出来，拿到自家的地里或宅院附近，找个地方松土栽上，然后再浇上点水。南瓜的味道咋样，能不能结出瓜、能结多少个，并不是我最关心的。那时那刻，只想着把其栽活，这是唯一的想法。

在农村出生、长大，对许多小秧苗有种割舍不掉的情结。这种情结，与吃有关，可关系并不大。我不喜欢吃北瓜包子，但若有地方，我却乐意栽种；我不喜欢吃南瓜，但如果给我几棵南瓜苗，我定舍不得扔掉，会尽可能地找个边角栽上。

冬瓜、西瓜、南瓜、北瓜，均是瓜果世界里的一员，踏踏实实，有营养、接地气。其花却略有不同。比如南瓜的花，不是每一朵都结，有一种色黄、花大、梗细的，总翘着头，远离地面，叫“谎花”。

【真情】

父亲的惊蛰

□刘玉龙

烽火台的风软了，滹沱河的冰开了。经历了一个冬天的沉淀，睡眠惺忪的惊蛰逐渐苏醒，它蹑手蹑脚地紧跟着田埂上的风，离山脚下的村庄越来越近了。

冬日的农闲时光长得让父亲感到发慌，于是，乍暖还寒后，父亲便拾掇好了他的家伙什儿，这天一大早就急匆匆地钻进了果园。

果园有三处，果树有三千多棵。相比家人，父亲显然与它们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一些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之使者是惊蛰。眼下，父亲要趁着惊蛰给它们追肥。对父亲而言，再没有什么时节比惊蛰更适合给他的宝贝们增加营养了。

早在冬日农闲时，父亲便备下了惊蛰的肥料。他说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照料果园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按父亲的经验，往年到了集中追肥的时候，大家都会一窝蜂地买肥料，万一碰上县里的科技站断货，就只能干着急，错过了追肥的最佳时机。隔壁的三虎大爷，整个冬天都趴在牌桌上舍不得下来，他才顾不上外头什么时节呢！每年到了采摘的时候，他才想起了他的果园。等他走进园子一看，瞬间傻了眼，树梢上稀稀拉拉地挂着七零八落的果子，三虎大爷只能站在田埂上干瞪眼。他的果园与父亲的一处园子紧挨着，看着父亲在果园中不时地钻进钻出，一车一车地往外运果子，站在田垄边的三虎大爷眼热得很。

惊蛰的追肥是父亲给果园准备的第一道大餐。无论灌溉、追肥，还是修剪、疏果，每一个步骤父亲都了然于心，这是他在多年实践中逐渐揣摩出来的经验。还记得最早那批在村里扎根落户的果树，还是父亲坐着绿皮火车从北京农科院背回来的。在父

亲的精心照料下，果园的规模越来越大，最先安营扎寨的它们依旧茁壮如初，挂果率也极为稳定。

为了照料好果园，父亲干了不少第一次吃螃蟹的事。今天早上他带去果园的追肥器，已经是他使用过的第三代新产品了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从多年前的铁锹、简易剪刀、毛驴车，到如今的授粉器、追肥器、电动修剪刀、液压采摘农用车，父亲不断地尝试新型设备，甚至引入果品加工设备，不停地尝试，在跌跤和爬起中辗转反复。

当然，父亲也常常受到质疑，但他是那种钝感力很强的人，毫不在乎别人的看法。还记得多年前他花重金买下了一把电动修剪刀，带到地里作业的那天，果园里围满了好奇的乡邻。大家从不解到嘲笑，甚至笑称这是一把玩具刀。现如今，村里种果园的没有一家能离开这种电动修剪刀。

这三十亩果园更像是父亲除了我和弟弟之外的第三个孩子。身为农民的父亲把我和弟弟供养成了村里第一个985大学生和第一个博士，他用同样的心气照料果园，三十年如一日，如今也小有名气，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和县里的果树大王。村里如今漫山遍野上万亩的果树林，都是父亲当年坐着绿皮火车从北京背回来的那批果树的延续。

惊蛰走到滹沱河旁的田埂上时，便再也不愿往前挪动了。它与父亲对望着，与果园对望着。一阵风吹过，树杈的间隙发出了急促又欢快的声响，那是田野的希望之声。

对父亲而言，惊蛰的意义不仅限于一个节气而已。父亲的惊蛰是他一年的开端，是他希望的萌生处，是他奋斗的发源地，更是父亲和那漫山遍野的果树共同的盼头。

【浮生】

紫根小韭

□耿艳菊

去老街市场买豌豆，称好后，付过款正要走，旁边花店的大姐像想起重要的事情一样，突然叫住了我。“你思念的紫根小韭。”大姐边说边从花架后面的筐子里拿来一把韭菜给我。

这韭菜果然不同于平日买的韭菜，短小精悍，根部紫色。一种熟悉的亲切感涌上心头，我不由得惊讶道：小时候的韭菜！

大姐笑着点点头，说这紫根小韭是她母亲种的。她在郊区租了个小院，把母亲接来了，老人闲着没事，就在院里种点菜。紫根小韭是特意给我留的。

我都忘记这事了，而她竟还记着。认识花店的大姐就是缘于紫根小韭。那是去年的一天，我们同在蔬菜店买菜，我刚询问过店老板有没有紫根小韭，不一会儿，进来一个女子，也问店老板有没有紫根小韭。我便抬头打量了一下她，随口说了句：你也喜欢紫根韭菜呀。女子和善地递过来一抹笑容，说紫根小韭才有小时候的味道嘛。这女子就是花店大姐。

关于紫根小韭的话题，我和大姐又聊了几句，这才发现我们来自同一片土地，更觉得分外亲切。

买完菜要走的时候，却发现外面下雨了。因为是老乡，大姐更亲切热诚了，接过我手里的蔬菜，拉着我到她的花店坐一会儿，喝杯茶，等雨停了再走。

在氤氲的茶香里，淅淅沥沥的雨声中，我们的思绪漫溯到家乡那片土地、从前素朴的光阴中。那时，家家院子里都有一块小菜园，小菜园里必然种着一两畦韭菜。大姐很文艺，竟和我讲起韭菜的“韭”在《说文解字》中的释义，“韭，菜名。一种而久者，故谓之韭。”她说，韭菜这种植物，只要种下去扎了根，可以年复一年地生长，割了一茬又一茬，取之不尽，有长长久久的寓意，这才是我们平常人家都喜欢在院子里种韭菜的原因。

我恍然想起祖母也曾说过类似的话。那是姑姑家的新院子建成时，年过八旬的祖母不顾舟车劳顿，要亲自来自儿的新院子里种两畦韭菜，我和小表妹跟在她旁边。在院子南边松软的土里撒下韭菜的种子时，祖母给我们讲韭菜是长长久久的蔬菜，我们这才明白她执意前来的心情，那是对儿孙美好生活的祝愿。

韭菜虽然不是稀罕珍贵的蔬菜，但以前只有家里来了客人，一盘鲜亮的韭菜炒鸡蛋才会隆重地端上餐桌。春雨霏霏的天气，大人们有闲情，去菜园里剪一把新韭，坐在廊下，边闲谈边择带着雨珠的韭菜，中午的饭桌上就会有一筐金黄鲜美的韭菜鸡蛋饼，院子里到处弥漫着香味，让人心底涌起无端的喜悦。

这样的生活，隔着那么长的岁月回首，还是清晰如昨，让人怀恋那种简简单单的幸福和快乐。

如今，蔬菜店里常年都有韭菜可买，不但方便快捷，而且韭菜青翠肥硕，然而味道却稍逊一些。有时候，想念小时候的吃食，买来韭菜，按从前的方法做，却不是记忆中的那个味儿。

大姐说，现在的生活节奏快了，人们没有耐心等待紫根小韭缓慢生长，也没耐心一根根去择细小的紫根小韭了。过去的韭菜，大多是在自然环境下生长的，阳春三月头茬韭菜开始抽芽生长，头茬的韭菜本来就是紫根的，这是因为天冷的时候韭菜所含花青素和糖类有机物增加，充分积累在根部，致使根部呈现出紫色，这样的韭菜不但好吃，也更有营养。

我和大姐一见如故，我们感慨，纵使如此，还是有很多人渴盼着过一种慢节奏的生活。我们怀念从前，思念小时候的味道，其实是在喧嚣忙碌的现实生活中向往着简单的生活方式。